

日本漢文學百家集

王焱 編

117



YSP
北京燕山出版社



王焱 主編

日本漢文學百家集
117



北京燕山出版社

第一一七册

徂徠集 卷十六至卷三十 補遺 一卷 荻生徂徠著

.....

徂徠集

六

徂徠集卷之十六

物茂卿著

說十三首

滕生煥圖字說

滕生煥圖之三世用歲大淵獻生也。蓋字之曰東壁。云予致天官家言我蜻之洲朱鳥翼之。其翼軫軫然。是爲文明之象。獨五采之被物。上下數千載。誰氏之子。爲能有吉光之裘哉。未睹片羽。落人間也。或曰翼軫爲好風。風之從東者。是唯達區萌。豈宛結陽。蘇之

名在集 卷之十一 一
施已邪方夫二三月之間。英英者華。而嚶嚶者鳥邪。亦何莫有颯颯之音。表之東海者邪。卽卅一之什。雖訛自民口。可以馭之王廷。而不可以奏之大海之西者。鈞之鳥言侏離也哉。翼軫之衝。是爲東壁。東壁之下。爲彗。彗與東壁。皆爲天圖書之府。物子曰。壁之星也。天之厖也。厖壁之下。彗彗然不可見。是何取諸文章哉。豈其無有乎。隱則亦無有乎。彰者邪。故其於辰也。爲蓂。蓂。白木之英。繁乎媚春。是其秋冬之交。所由蓂乎。其於歲也。爲大淵。獻淵。玄之府。不竭。是其造物者所取以獻之乎。宜矣。夫煥乎。其有文章。滕生煥圖之。

用歲大淵獻生也。豈降用其精鍾焉乎。不然。是何其
三受世而弗渝也。且也。其人慧以敏。嗜古文辭。過我
勉用洗其鳩。以協乎韶哉。朝陽之鳴。千載而一逢之。
雖然大國之風。必季子而後知之者。尚且有待乎人
哉。亦唯用其身爲天圖書之府也。弁然之光。庶其照
耀乎翼軫之墊也。是真東壁哉。唯其有之。何患其無
之。故爲作字說乎爾。

驟雨說贈柳蓋臣之峽

寶永戊子秋。吾藩大夫柳子蓋臣。偶獲一茶壺。茶壺
者。方言爾。華人多以名道所泡瀾具。而我廼資其藏。

固則形制熾巨。是其爲殊矣。昔自東山主父受丹丘
毛人之祕。享其臭味。加以綺園寶齊。玩花石者。墮董
風流好事。比隆道君之盛。而伯主世世武虜。相高鷹
犬馳騁。諸妄意氣之習。一變盡也。其時諸待詔博士
愆。憑左右者。愈益褒飾。以博大之。傳以奧幽。爲之眇
論。假其崇高之勢。鼓動齊民。被之天下。風尚聿興。而
其絜靜杳篠。剗然灑然之趣。進乎技鄰乎道。遂得與
其它書畫歌詩曲。藝者流。並稱名家。爲方丈之室。賓
之來筵。獻侑之節。煬器之間。布置則整。所貴春容。都
雅矩矱。一定爲世典禮。而王公大人。俯首受約束焉。

其所稱贊肩衝等諸物亦得爲天子之分器與夏瑀
戈商彝吳干趙璧齊聲比價焉是其國俗所貴重或
壺或釜其名與用亦不可得變更之也今柳子所獲
焉者麓厚無文澤其色駢然其口轂然其所肖摸盖
古所謂盃耳則賞鑿家稱之辛窻而吾儕迺不識其
爲孰何也古樸之極汁藥殺然要之百年外物邪審
諦眎之其腹黥黥乎夏雲欲雨者狀石鼎未雷已覺
兩掖風冷然善也遂名之驟雨柳子則輟然相顧以
謂予盍記乎以送吾行哉於是柳子將移家之峽中
云夫柳子固與吾藩主同出自而峽之民也先甲氏

而降所子眎而撫育之者。未知其爲若而世焉。顧以
上恩渥隆。未得輒離輦轂下。就封其邦也。藩主尚且
不得子眎其先世姚遠所子眎者。而屬諸柳子。其尊
公先已奉藩主之命。爲柱石於峽焉。而今申之以柳
子焉。則藩主之心。鄭重所在可知耳。夫柳子父子者。
秩爲上大夫。職統邦政。而邦政之大者爲民。民所疾
苦。雨暘潦蝗。于何不有。而暘爲甚。夫雨淹爲霖。沴爲
霧。而唯六七月之間。十日所燒。禾焦然死之。驟然雨
之。死者勃然蘇之。方是之時。民之欣驩。抃舞。其奚若
哉。柳子之子眎其藩主所欲子眎。而心屬焉者。以嘿

應乎雨暘之感者其斯以爲殆庶乎爾夫然後汎其
居羅其器良朋二三樂其間暇臭其欽味其雋羊腸
輓輓銅椀班班所謂杳窳削麗之趣春容都雅之玩
取諸出之壺中則亦皆驟雨之賜哉雖然不佞茂卿
所爲柳子頌言之者寧在彼不在此而柳子之所覈
然命之者亦豈于艮嶽東山玩物喪志之爲哉且夫
先甲氏而降峽軍政威天下而其要亦在農與民也
哉故於其行也敬忖度其心所欲道以比諸古人之
義者爲爾

虛舟說

予舍與子厚接巷而近。時時偕藩諸學士先生相過往。共語驩甚。遂得聞其御馬之道。仰其屋顏以虛舟。予喟然嘆。廼謂曰。信矣乎。是技之盡乎道者也。夫道也者。所以一之也。蓋人之所爲。致遠者。舟與馬已。方夫舟而在山。馬而在郊。蒼然木也。獷然獸也。顧其於我。則渙焉。未有所屬矣。剡爲剡。爲服焉。駕爲楫。濯作轡。銜施。然後謂之舟也。馬也。而我得以致諸遠者。道一之也。雖然。舟者求合於天。而馬者求合於人也。求合於天者。猶有所待。而求合於人者。莫有所待也。故人之言道者。在馬不在舟焉。世之道於馬者。數十百

家其猶有所待邪悍然疾眎轡之鐙之策之羈之轡
鐙策羈之道盡而我之道未盡也馬於是乎悚然思
思窮而惘然怒人與馬怒矣而未有弗敗者也安在
其能合而一之乎子厚師村上子村上子師流水文
人是三人者皆奧人也奧地與東西毛鄰毛古昔有
野相公游而丈人其裔也相公業六籍流風所覃丈
人其亦闕之邪丈人之於技歷受數十家言而盡乎
道矣吾於虛舟見之夫蹠實走者有知屬也涉險飛
者無知屬也其諸何以比焉地坦水險雖三尺童子
所諳然皆怵于蹠實而安于涉險者貳於有知也待

於貳怵與怒萌焉。眎有知猶無知乎。眎馬猶舟。庶幾
邪未也。猶有言焉。水鏡弗波。乘舟者若寢處於堂。俄
頃而舞槁葉駭浪山崩。當是之時。笑語愈高者。若而
人哉。是無它。楫濯之利有不盡乎道者。而聽命乎風
也。風與舟合。而人爲贅旒也。果乎貳矣。欲弗怵得乎。
是所謂有所待者之說也。今文人之道。不惟眎馬猶
舟。亦眎猶我。而眎我猶馬。故自我言之。我之有四蹄
者尚矣。自馬言之。歸然舟之帆也。舍是亡何有。則風
之所自其竅在我。亦何待夫青蘋之末蓬蓬然起者
乎。故曰道也者。所以一之也。技之至斯。可謂盡矣。古

昔聖人之於天下。亦唯是而已。若夫泛乎不繫之說。荒唐家之言也。非吾子厚之所道也。子厚孰聽之。而曰善哉。子之言吾之道也。雖然。子之業者存焉。筆有毫。能使如馬乎。帝坦如砥。請觀子之嫻於步驟乎。予唯唯從其命。

佐子號文山說

佐子業已以文山自命。徵予一言以比諸古人之義也。則曰。雖我之非子乎。濠梁上樂。莊周不啻也。吾請以臆對。雖然。吾則妒子之崑是名哉。蝟斗以降篆籀。草隸子之所守。悅之在目。文之形也。姚姒而下。左馬

莊屈吾之所者。味之在耳。文之聲也。聲先邪。副墨之
子。寔爲洛誦。形先邪。書契之前。不無號召。弗筆弗彰。
弗口弗揚。彰之揚之。錯綜乎文矣。是孰得而崑之哉。
夫逝者如川。滔滔弗反。結而爲山。巋然獨存。唯是物
爲然。故文也者。造化之止也。其在易也。艮止爲山。文
乎山乎。子蓋以之。不有載籍。何有萬古。不有四目。何
資盲府。肉有萃子。狐之白以爲裘。裘成而以狐白稱焉。
其人亡聞焉。則吾亦何妒也。雖然。狐白廼以裘稱之。
莫徒稱之。則何辭乎。子之藉重是爲也。若夫西膜之
謂采石由是乎出。而穆滿所爲三日游。可謂古矣。青